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地位质疑

夏 诚

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一,它揭开了英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苏联的世界史学者在这个方面曾经作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应当肯定。但是二次大战后,苏联史学界突然宣染英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以致远远脱离了历史的真实。1963年出版的《近代史》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一个分水岭”^①,并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科斯明斯基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断定:“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不仅是英国和欧洲历史上最重要转折点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转折点之一”;“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即近代史的时代起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②茹科夫主编的《世界通史》同样主张,“近代史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应当把这次革命“不但看作欧洲而且看作世界历史的最大里程碑”^③。这种把17世纪英国革命视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影响很大,到今天仍在苏联世界史学和教学中居支配地位,还在一些国家被普遍采纳。

苏联学者把英国革命看作是世界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分水岭所列举的理由,只要联系历史的实际就不难发现,都是牵强附会和过于主观:一是无视发生于英国前、属于同一时期和同一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割断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二是过分夸大了英国革命对同期欧洲其他革命运动的影响;三是阉割了英国在革命后的复杂历史进程,把英国在18世纪以后的成就同英国革命的意义混为一谈,使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因此,苏联学者关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世界历史地位的观点应当重新评价,使之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1572年爆发的尼德兰革命是其开始,1640年爆发的英国革命则处于末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历史分期的原理,最先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尼德兰革命,显然最适合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可是,苏联学者却在把英国列入近代史开端的同时,将尼德兰革命列入中世纪。其理由之一是认为尼德兰革命“是不完全的、只有狭小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意义,”“英国革命是第一个‘欧洲范围’的革命,”所以近代史应“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始。”^④历史事实表明,苏联学者的这两个结论都不正确。英国革命不是“第一个”欧洲范围的革命,尼德兰革命也不是“狭小的”、“地方性”的革命。

1572年开始的尼德兰革命,从原因、进程和后果来讲,不应视为只是一次孤立的地方性事件,而是欧洲规模的革命。这次革命的经济、政治、思想原因都与欧洲密不可分。早在革命前,尼德兰就是最重要的商业民族。它的商人主要经营国际转运贸易,奔走于欧洲的各个海域和重要港口。北部的阿姆斯特丹已成为国际性商业城市,南部的安特卫普更是最大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被经济史学家誉为“16世纪的华尔街。”^⑤尼德兰发达的呢绒业从西班牙和英国进口羊毛和半成品,产品运销全欧。它的捕鱼业、许多工场工业和一些农产品都依赖于国外市场。很明显,作为革命根源的尼德兰商业和工业,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主要环节之一,因此,尼德兰革命是欧洲资本主义成长的表现和结果,也反映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需要。

新教运动是尼德兰革命的重要前提，加尔文教是尼德兰革命中的战斗旗帜和一支领导力量。但是，它与路德教、再浸礼教一样，都是从国外传入，并在国外新教运动影响下迅速成长，使尼德兰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此外，统治尼德兰的西班牙和罗马天主教会，也是压迫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两大国际反动势力。因此，尼德兰反对西班牙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也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需要。

尼德兰革命的整个进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英、法、德、苏格兰、瑞士等地的资产阶级运动、加尔文教运动、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民族战争有多方面的联系，彼此促进，互相支持。特别是在英、法的商人、新教徒中，尼德兰革命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大推动了他们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干涉的斗争。尼德兰的“海上乞丐”把英、法港口作为活动基地，与英、法商人一同劫掠西班牙船队。尼德兰起义者，在陆地上与英国和雨格诺军队经常协同作战。到革命后期，联省共和国还与英、法正式缔结反西军事同盟。从革命一开始，尼德兰革命就迅速卷入了欧洲范围的政治斗争，演变为一场国际范围的斗争。以各种形式站在尼德兰起义者方面的，主要是各国资产阶级、加尔文教徒，先后还有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英、法宫廷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与西班牙联合或勾结在一起的则是罗马教廷、各国最顽固的封建反动势力。这两大营垒的斗争，具有明显的阶级内容，首先是西欧资产阶级同封建反动堡垒的一场国际范围大搏斗。从斗争的内容或结果来看，都具有这种性质。

至于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荷兰共和国，对此后欧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在第一次反西战争后的短短3、40年内，尼德兰的呢绒、造船等工业空前兴旺，成为手工工场最繁荣的国度。在欧洲和世界的贸易中充当了主角，成为著名的“海上搬运夫”。法国的柯尔培尔估计，荷兰的船舶约占全欧洲商船总吨位的3/4。戴维斯在《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中写道：“荷兰经济势力的大飞跃是从16世纪最后10年开始发生的…半个多世纪期间，它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在商业和金融各方面建立荷兰的强大霸权。”^⑥估量荷兰在17世纪欧洲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时资本主义还处于大工业以前的状态，是商业资本占统治的时代，商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难看出，17世纪荷兰在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19世纪英国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比非常相似。此外，荷兰还是当时的世界性殖民大国，在思想、文化和科学领域也居于领先地位^⑦。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尼德兰革命的直接结果，早为各国史学家公认，完全应该作为评价尼德兰革命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不承认英国革命前有过欧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尼德兰革命完全是一次欧洲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革命不仅发生于尼德兰革命之后，而且与尼德兰革命同属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这两次革命在时间上相距很近。如若把1609年作为尼德兰革命的结束，距离英国革命的爆发也只有30年。而且这30年间欧洲并不平静，各种战争接踵而至。1618年爆发了波希米亚的民族起义，同时开始了交织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30年战争，由资产阶级参加或领导的民族战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30年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国际上主要反动堡垒西班牙的倒塌，并引起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的葡萄牙、加泰隆的起义和南意大利的革命，法国发生了福隆德运动。同时，苏格兰出现了民族起义，并促使英国革命的爆发。可见，尼德兰革命开始的国际动荡，没有随荷、西1609年休战而结束，反而出现革命运动高涨的局面。何况1609年还不是尼德兰民族革命的结束，12年休战期满后，反西战争又重新开始。到1648年，即英国革命快结束时，才缔结荷、西和约，荷兰的独立才正式得到承认。历史表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作为基本力量的革命运动连续不断，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它的早期阶段。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只不过是这个阶段后期的重要事件，从时间上看，难以同尼德兰革命分割。

更重要的是，尼、英两个革命不仅时间吻合，而且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首先，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基本上相等，资本主义都不够成熟，均处于手工工场开始繁荣的阶段，距离工业革命还很遥远。农村中，英国有东南部的圈地运动，有较广泛和为商人控制的家庭工业。荷兰农业也是欧洲最先进的地区，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难说逊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荷兰在16和17世纪，农业经济中性质和数量上都出现了不同于前1世纪的特点。非专业化的农户发展成为商业性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企业，……荷

兰共和国沿海诸省在这方面的发展，的确很显著。”^⑧可见，两国在革命时的资本主义虽各有特点、各有长短，但发展水平则无显著区别。结果，两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势力较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也不够成熟。

第二，两国在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也属于同一类型。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都起了领导作用，但主要是近代初期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尼德兰的奥兰治派，英国的皮姆和克伦威尔，都不同于传统的旧贵族，是与资产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新式贵族。奥兰治派贵族与尼德兰的南部旧贵族不同，坚持独立战争和民族的统一，抛弃君主专制，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主张宗教宽容和贸易自由。他们正好反映了尼德兰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所以得到从商人贵族到中小资产者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此外，参加民族战争的贵族除个别外都是中小贵族，大多与繁荣的城市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还直接参加商业和工业的活动，所以，更不能把奥兰治派贵族与封建贵族等同^⑨。至于民主势力在两次革命中的地位也大体相同。英国有平等派，并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国纲领。尼德兰的城市平民在革命中的实际作用不亚于英国。平民和加尔文教急进派在从捣毁圣像运动到南部城市起义中，不仅广泛地参加了起义，甚至领导了斗争，有时还控制了革命政权。两国的民主运动却有显著的共同之处，都未改变整个革命的进程，并被披上了宗教外衣。

第三，在尼、英两国革命中，宗教问题都是斗争的一个焦点。加尔文教派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又是进行战斗的旗帜，争取加尔文教的权利是革命的一项突出任务。西方史学家常常把英国革命称为“清教革命”，汤因比在他的晚年著作中仍把英、尼两次革命一同列入“宗教战争”^⑩。当然，把尼、英革命仪视为一场宗教战争或清教革命是形而上学，但是，忽视宗教问题在两次革命中的作用也是错误的。正是“宗教战争”更集中体现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

第四，两国革命的结果同样很不彻底。虽然政治上建立了共和，但是荷、英的共和制宁可说是抛弃君主的结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寡头共和国，国家制度很不完备，仍旧保留了许多旧政权的外壳。在经济上，两国革命都没收了王党和旧教会的地产，但保留了对农民的封建压迫，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来废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制度。

这些方面都是两国革命共同特征，而又与18世纪末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完全有理由把英国和尼德兰的革命视为同一类型，即不够成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只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期的重要事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标志。把英国革命的历史地位抬高到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并进而以1640年为界标，把欧洲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拦腰截断，分别划入世界历史的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就被弄得面目全非了。

二

夸大英国革命对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打击，是苏联学者把英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另一个重要根据。他们认为英国革命“奠定资本主义在欧洲胜利的基础…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比尼德兰革命大得不可比拟。与它同时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都受到英国革命的影响”，“在其他各国也引起强烈的响应”^⑪。或认为，“欧洲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基本上是由于两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是17世纪中叶在英国发生的，另一次是18世纪末在法国发生的。”^⑫对英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作如此高的评价，未免太言过其实。

上述论断的含义首先是说，英国革命象法国那样，或者直接摧毁了其他一些国家封建制度，或者在英国革命的推动和帮助下使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取得摧毁封建制度的成就，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事实上，英国革命并没有起这么大的作用。

内战刚一结束，克伦威尔曾相继率军侵入爱尔兰和苏格兰，这是军事征服。结果，爱尔兰完全沦为殖民地，无数土地被霸占。苏格兰处于英军占领之下，也被英国人抢占了不土地。但是，爱尔兰和苏格兰土地的大批转到英国人手里，当地农民大批被驱逐，只不过是旧的土地贵族被新的土地贵族所取代，改变了土地所有者，并未因此就造成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

在欧洲大陆上，既没有发生过英国国会军进入任何国家并废除封建制度的事件，也没有任何国家在英国革命的推动下摧毁封建制度或进行这种改革。何况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不管是胜利的民族起义，还是失败的革命运动，均未前进到废除封建制度的地步。只是到18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才在一系列国家或者说在欧洲范围内造成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结果。英国革命的国际影响根本不能与一个多世纪后的法国革命相比拟。

不仅如此，英国革命对同期的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也很有限，很难说引起了强有力的反响，因此，也根本谈不到什么推动作用。同英国革命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自然要推爱尔兰的民族起义和苏格兰的起义。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爱尔兰起义始终是英国国会的对立面。苏格兰的情况有所不同，苏格兰的民族起义成为英国革命的导火线，英国革命的爆发又使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建立专制统治的企图成了泡影。1643年的苏、英反斯图亚特同盟支援了英国革命，是国会军转危为安的重要条件。当苏格兰贵族与英国王党残余勾结起来反对共和国的时候，克伦威尔率军入侵，苏格兰民族起义与爱尔兰一样，成了英国革命的牺牲品。因此，英国革命对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起义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促进者，而是绞杀者，给这两个民族带来的是灾难。显然，这种关系与所指的英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不是一回事。

苏联《世界通史》第5卷的作者，把法、西、意的革命运动列为受英国革命影响的代表性事件。但是，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葡萄牙起义和加泰隆起义，时间上不比英国革命迟，也看不到对英国革命的强烈反响。克伦威尔曾干预葡萄牙的事件，但那是在他建立军事独裁之后，就连《世界通史》第5卷的有关章节中，除福隆德运动外的大陆上革命，都未提出受英国革命影响的史实。科斯明斯基主编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苏联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阐述“英国革命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响”，作者也认为本书“是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尝试”^⑭。全书有7章专门叙述内战开始以后英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份量不可谓不大，对英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不可谓不重视。不过其内容难免使人失望。除第20章外，其余6章几乎全是英国的对外扩张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并未涉及如何促进各国的革命运动。真正讲英国革命对大陆上革命运动引起反响的是第20章中的一部分。就在这半章的篇幅里，也只是叙述了对法国福隆德运动的影响，关于对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只是寥寥数语，而且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材料。这一章里所述英国革命对福隆德运动的影响，诚然列出了一些材料，却远远不能说明有广泛、深刻的反响。直到后期福隆德才同克伦威尔政府有过联系。1650年秋，克伦威尔出于外交上考虑，试图进行军事干预，以迫使法国宫廷和英国政府妥协。但是，这时的福隆德已失去进步性，变成了贵族的叛乱。这时的英国，革命实际上已经结束。何况连这个计划也未实现。次年，在波尔多城的民主运动兴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与孔代亲王共同掌管市政权，并维持约两年之久。后来从档案中发现了关于建立波尔多城市共和国的纲领草案。其内容非常类似英国平等派的《人民公约》，可以证明英国革命的直接影响的^⑮。但是，实际意义却不大。即使这份草案已被民主派组织正式通过，它并未公布，更谈不到实施，而且就连波尔多的民主运动也未在法国的其他地区引起共鸣。波尔什涅夫也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插曲而已。”^⑯总之，英国革命对法国福隆德运动的影响是有限的。需要指出的是，福隆德是苏联学者特别强调的，认为这是受英国革命影响最为重要和突出的典型。科斯明斯基就明白表示，英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是全部问题的最重要部分”^⑰。这样一来，苏联学者所说的受英国革命影响最重要的事件也并不突出。就是根据苏联著作所提供的材料也不难看出，他们对英国革命的国际影响的评价太脱离历史实际，过于主观武断。科斯明斯基大概也感到这方面的明显缺陷，才又补充指出，关于英国革命对欧洲同时期革命运动的影响问题，“在研究者面前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任务”^⑱。这样就比较实事求是了。不过，既然还缺乏历史根据，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就不应先下结论，以想当然来代替历史。

至于英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反响“比尼德兰革命大得不可比拟”的论断，恐怕更难成立。下面不妨将这两次革命的国际反响加以简单比较。第一，从所影响的地区来看，受英国革命影响的有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受尼德兰革命影响的地区有英、法、西、苏格兰和德国一些地区。显然，后者不亚于英国。第二，从与各国资产阶级运动、民族运动的关系来看，也有鲜明的差别。英国对爱尔兰、苏格兰民族起义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对前期福隆德的影响，基本上限于思想方面。在荷兰，对待英国内部双方的不同态度和政策是大商人联邦派同奥兰治家族为首的集权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可

是，这两派斗争的性质很难简单归结为进步、革命力量同反动派之争。奥兰治派加强荷兰政治统一的主张，符合民族的利益，也得到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一般群众的支持。总之，英国革命对各国进步、革命运动的消极作用很大，积极作用较小。尼德兰革命才是真正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国际反响。尼德兰革命有力地促进了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运动、加尔文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同西欧各地进步、革命运动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从个人到政府之间、从经济到军事也是互相支持。即使尼德兰革命获得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时也大大帮助了英、法摆脱被西班牙征服的危险，为两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排除了首要障碍。第三，从对国际封建反动势力的打击来看，两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有更大的悬殊。斯图亚特王朝虽然得到欧洲一些宫廷的支持，英国革命却未遭受封建大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内战还未结束，西、法宫廷竟相同克伦威尔妥协，西班牙首先承认了英国的共和政府。相反，尼德兰革命则站在反对国际封建反动堡垒的最前列。在它的推动下，形成了反对西班牙的国际大联合，从经济上、政治上到军事上，沉重打击了西班牙霸权，痛击了罗马教廷掀起的反宗教改革逆流。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戴维斯认为，尼德兰的反西民族战争，“给西班牙的所有敌人提供有利机会，……招致这个最强大世界帝国无可挽回地衰落。”^⑩汤因比认为，因合并葡萄牙而达到顶峰的西班牙霸权，“由于在尼德兰的战争而跌落下来，……1621年西班牙重新开始征服尼德兰的努力的结果，再度耗尽了西班牙的资源。”^⑪因此，从对欧洲资产阶级运动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来看，与其说英国革命“比尼德兰革命大得不可比拟”，不如说尼德兰革命超过了英国革命，甚至来一个颠倒，更有根据一些。

英国革命对当时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促进，对国际封建反动势力的打击，都并不特别突出，难以作为具有世界历史划时代意义的根据。

三

苏联学者把英国革命定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理由，陈上述两个方面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即认为英国革命的经济、政治、思想成果对此后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世界通史》第5卷写道：英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于……英国革命时期和革命后资产阶级英国的立宪制度、哲学和政治思想，成了欧洲大陆各国革命前的思想体系开始发展的起点。”科斯明斯基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而确立的国会制度”，“向全世界提供了长期为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所羡慕的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在英国最先制订了宪法，……在英国形成了两党制度。”在思想方面，他把霍布斯、哈林顿和洛克等人作为英国革命的思想代表人物。在经济方面他写道：“英国在17世纪革命时则成了规模无比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英国行将以最大的工业强国和殖民强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后，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国家。”在他看来，这些是决定英国革命世界历史意义的主要特征。波尔什涅夫在概述英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时，也包括了“‘议会的圈地’使农民阶级在英国消失。……开始了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工业革命。”^⑫苏联学者简单把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在国内外的所有重大成就都综合起来，当作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作为评价这次革命的主要依据。这些理由是真的符合历史实际，说英国革命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许还有某些根据。但是，历史本身表明，这些理由同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欧洲和世界的近代史上，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起过首屈一指的作用，这些都无庸争辩。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这些成就和作用是什么时候才取得的，是否可以简单说成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结果，能不能把它同17世纪中叶的革命的意义相等和混为一谈呢？正确的回答不是肯定，而应该加以否定。

这里所说的，是专指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意义，时间的界限很明确。这次革命的上限是1640年，下限是定在1649年建立共和，如若定在1653年克伦威尔的建立独裁为宜，姑且略置不论，但总不会把1688年政变也包括在内吧！尽管有不少西方史学家称1688年政变为革命，可是不把它与约半个世纪前的“清教革命”视为一次革命。苏联史学界对此一致持批判态度，只把1688年事件看作政变，与中叶的革命区别开来。因此不必为这个问题多费笔墨。

对此后和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英国政治制度、政治思想，都不是出现于17世纪中叶革命时期，也不

是这次革命的直接结果。近代史上，有些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革命的产物。如美国的联邦制、总统制和三权分立，那是独立战争的直接结果。有些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则是经过较为曲折的道路逐渐演变而成，如英国。它的责任内阁制、两党制，甚至立宪君主制都不是在革命时期建立和确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是1688年政变所建立的，著名的《权利法案》就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又经过几十年，内阁及其对议会负责的制度、多数党组阁的制度才开始慢慢形成，到18世纪中叶才趋于定型。这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已相距较久。

科斯明斯基等学者力图从思想上寻找英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把霍布斯、哈林顿、洛克等人列为英国革命的思想代表人物，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牵强。拿霍布斯来说吧，他尽管活跃于革命时期，又是有名的自然法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无论在革命斗争中或政治理论方面，他都站在君主专制制度方面，以致不能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容，把他作为英国革命的思想代表人物自然不合适。恩格斯指出：“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但……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②哈林顿是在思想上最能代表英国革命的人物。可是，他又不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卓有影响的思想家。苏联学者列举的人物中，洛克对后来的启蒙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他的理论和要求，归结起来不外是“保卫迎入威廉三世的不流血革命”^③。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与霍布斯是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不同，“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④。革命时他才十几岁，到1680年才开始研究政治理论。他的主要著作《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关于人类理性的评论》都发表于政变之后，并为这次政变提供了理论根据。把他列为约半个世纪前的革命的思想家，显然是张冠李戴。

英国成长为第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国，也不是17世纪中叶革命的直接结果，与尼德兰革命产生了荷兰商业帝国的情况迥然不同。革命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及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甚至进入18世纪初叶也不能估计过高。在国际贸易中，英国远未上升到首位。大西洋贸易中，英国到18世纪后才逐渐赶上荷兰。在同东印度贸易中，英国到1720年还逊于荷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呢绒出口中，英国到17世纪后还未恢复到革命前的规模。进入18世纪以后，直到法国革命前，法、英两国都激烈争夺海外贸易，两国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⑤。工业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作为主要工业部门的呢绒业也较缓慢，1695年后约半个世纪期间，羊毛的消耗量只增加40%，同时大陆上的呢绒业并不太落后。英国的铁工场很分散，规模小，产量还不及法国，尚需大量进口生铁。在18世纪的前半叶，英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数只有23%，工业的产量、技术水平都远未取得压倒的优势，法国还可以与之匹敌。在18世纪的前70年间，同“是英、法两国的繁荣和发展时期，……法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都增加了一倍。”“整个说来，两国的工业似乎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英国最先开始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工业部门也是棉纺织业。可是，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棉织业还处于初创阶段，曼彻斯特只能生产拙劣的仿制品，还亚于法国，到7年战争之后才迅速增长^⑥。至于英国的工业技术与大陆国家相比，既有领先的方面，也有落后的方面，仍在大量模仿外国。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纺织业的技术才最后赶上荷兰，意大利的捻纱方法传入了国内。棉纺织业方面，英国与大陆国家一样，“同时模仿印度人，……东方的影响对整个欧洲的纺织业都是显著的。”到1721年，英国还不得不禁止输入印度棉织品。开伊早就发明了飞梭，却长期得不到推广。到1779年时，棉纺织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0.5%，输出额仍然很小。80年代后，棉纺织业才真正开始起飞。法国革命后，特别是反拿破仑战争开始之后，英国的棉纺织业连同整个经济才如脱缰之马，急剧发展^⑦。由此可见，英国能在欧洲和世界经济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成为第一个工业强国，那是到18世纪末、甚至是到19世纪初才出现的情况。

农业中的巨大变革，圈地运动的完成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是英国成长为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也不是17世纪中叶革命的直接结果。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到革命开始时被圈的土地不过50—70万英亩。革命后的半个世纪，没有出现大发展。到17世纪末，自耕农还占有英格兰、威尔士的耕地和牧场的一半和1/3。18世纪前60年的议会圈地，不过30多万英亩。1760年后圈地运动才进入高潮，议会通过圈地法案3400多件，被圈土地多达600余万英亩。这还不包括未经议会的自愿圈地，其数量不容低估。值得注意的是，在22年的反法战争期间，平均每年的圈地法案多达80个。结果，此前还保留的庞大公地和牧场、小农经济和敞地制度才基本上被消灭。可见，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历时三个多世纪的渐变过程。资产阶级革命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甚至不是转折点。革命期间没有采取过大规模圈地的重大措

施，圈地运动也未紧接革命之后进入高潮。这怎么能把圈地运动的完成作为评价17世纪中叶的革命意义的根据呢？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到，英国的主要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取得象苏联学者所说的那种成就，即达到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头等工业大国的地步，都不是紧接革命之后就开始了，而是在革命后很久，少则约半个世纪，多则一个半世纪左右才出现。苏联学者跳越那么长的时间，把事过很久才开始取得的成就作为衡量英国革命的历史地位的根据，这样评价历史事件太罕见了。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通史》中，苏联学者并没有拿这种标准来评价其他国家革命的意义，对英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评价显然与众不同。对英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那种评价，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做法，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从17世纪中叶革命到各方面取得如苏联学者所说的那些重大成就，其间在国内都发生了一些对英国历史发展打上深刻烙印的事件。就国内来说，最重要的要算1688年政变。这次事件虽然不能称为革命，但是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政变，其后果不容低估。结果不仅粉碎了恢复封建专制和天主教的企图，以及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和两党制。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以后长期为各国资产阶级羡慕。此外，由于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入主英国，大大改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商业帝国荷兰的开始依附于英国，给英国带来最大的利益；英国改变了依附于法国的对外政策，成为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长期斗争的起点；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鼓励殖民扩张，设英格兰银行；改组东印度公司；开始了“议会的圈地”，大地产急剧膨胀，逐渐形成了农村变革的巨大浪潮^②。所有这些，不仅巩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权力，还多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③当然，巨大发展是对政变前而言，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还只是开始。不难看出，1688年政变引起各方面的重大变化，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国外因素特别是掠夺殖民地和对外战争，是英国得以成为头等工业大国的最主要条件，其重要性超过了国内因素。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打败拿破仑、即确立世界霸权的期间，至少有80多年在进行战争。无数次的战争，不仅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弱小民族，并且终于打败了一切强大的竞争对手，确立了对世界贸易和殖民地的无与伦比的霸权。这对其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之巨大，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但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决非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迅速取得。诚然，革命刚一结束，克伦威尔就急忙发动频繁的战爭，并一度取得不小的胜利，可是还未达到与欧洲殖民大国相匹敌的地步。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取得的这些胜利是暂时的。第一次对荷战争，远未根本改变两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荷兰仍控制海上贸易，英国在外交上很快又降为法国的附庸。英国史学家也承认，英国在革命后试图利用迅速扩大的海军来“摧毁或夺取荷兰的商业霸权，……和破坏西班牙的美洲帝国，两者都同样证明是幻想”^④。甚至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仍处于争夺世界霸权的开始阶段。7年战争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奠定了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和摧毁拿破仑帝国，英国的世界霸权才最终确立，才对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英国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只是在打垮了荷兰和法国，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超过了荷兰和法国之后，它的影响才变得强而有力。”^⑤

英国对外扩张的曲折过程，是它朝头等资本主义大国的道路上迈进的晴雨表，对外扩张的胜利强有力地刺激了英国经济的起飞，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前，英国原棉的进口始终停留在100多万磅的水平。7年战争后市场急剧扩大，棉纺织业大为兴旺，平均每年进口的原棉在70年代达480万磅，80年代急增至1500多万磅。反法战争给棉纺织业新的推动，原棉的进口又成倍增加。打败拿破仑帝国后，国外市场空前扩大，棉纺织业的进步更为神速，1827年原棉进口猛增到近3亿磅^⑥。正如有的历史学者所说：“英国的棉织业是关键，它的成长与英国征服印度相联系，与奴隶贸易、美洲的棉花种植园相联系，和殖民地的巨大市场相联系”，“所以棉纺织业是同统治世界相联系的。”^⑦其他许多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增长也大体类似，是殖民地和海上的霸权带来了英国的工业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英国挫败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都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荷兰商业帝国的衰落就是明显的例子。荷兰不但受到英国的打击，还受到法国和北欧国家的挑战。尽管如此，英国在第二次反

荷战争中却受挫折，第三次反荷战争中实际上成为法国反荷战争的配角。路易十四的战争威胁到荷兰的生存，迫使荷兰求助于英国。法国的反荷战争使荷兰削弱，荷兰的衰落却使英国得到最大好处。整个18世纪，英、法竞争成了国际关系的中心，而且一连串的战事都以法国失利告终。英国之所以屡战皆捷，也离不开大陆上国际形势。英国几次反法战争的主要战场均在欧洲，反法战争的炮灰主要是大陆国家所提供。大陆上的所有大小国家，除法国以外，几乎都先后为英国火中取栗，英国总是损失最小而又抢得最多。荷、法的相继失败，为英国登上世界霸权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苏联学者所列举的英国革命对后来欧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几个方面，其实都不是17世纪中叶革命的直接结果。那次革命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却不能说这次革命就决定了英国必然要在18—19世纪初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取得那么惊人的成就，更不能说就决定了英国以后必然要在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英国后来有那么大的进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是由许多内外因素汇合的结果。上述几点只是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假若把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一切成就都作为17世纪中叶革命的结果，并作为评价这次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主要依据，那就是漠视了此后一个多世纪期间英国国内外各种互相联系的重大因素、许多重大事件的后果。

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只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期的一次有国际影响的革命。把它夸大为世界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未免与历史的真实相去太远。这种作法实际就是把英国和世界的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太简单化了，把进入整体性发展以来的世界历史太简单化了。16世纪以来，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其在国际上地位的演变，越来越取决于多方面互相制约的种种国内外因素，而且国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英国之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释：

- ① 波尔什涅夫主编：《新编近代史》，1959年中译版，第5页。
- ② 科斯明斯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7、20页。
- ③⑪ 茹科夫主编：《世界通史》（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8、81页；7—80页。
- ④ 同③，第4卷第9页；第5卷第7、8页；同②，第1卷第5、19页。
- ⑤ 约翰逊：《十六世纪欧洲》，伦敦1903年版，第340页。
- ⑥ 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伦敦1973年版，第180页。
- ⑦ 关于十七世纪荷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国际影响可参阅：埃德蒙森的《荷兰史》，剑桥1922年版，第77—106、124—125、159—170、179—201、274—276页；克拉克的《十七世纪》，牛津1953年版，第14—19、36—44、63—64页。
- ⑧ 见《欧洲历史评论》，1976年第2期，第191—192页。
- ⑨ 参见韦奇伍德：《沉默的威胁》，伦敦1971年版，第71页；帕克：《荷兰的反叛》，诺里奇1979年版，第49页；威尔逊：《1558—1648年欧洲的转变》，1976年版，第146页。
- ⑫⑬ 汤因比：《人类和大地》，1976年版，第543、544页。
- ⑭⑮ 同①，第1卷第4、242页。
- ⑯ 同②，第1卷第5、19页。
- ⑰ 参看波尔什涅夫：《“第二次福隆德”和英吉利共和国》，载1957年版《社会运动和国际关系史》，莫斯科1957年版，第61—66页。
- ⑱⑲ 同②，第2卷第89、89页。
- ⑳ 戴维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1954年版，第164页。
- ㉑ 本段引文见：同③，第5卷，第81页；同②，第1卷，第19—20页，第2卷第243—244页；同①，第1卷第5页。
- 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页。
- ㉓ 巴克等人著：《欧洲的遗产》第2卷，牛津1955年版，第145页。

（下转46页）